

馬匪建交後之東南亞局勢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六十三次學術座談會紀錄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廿一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該所會議室舉行第六十三次學術座談會，討論「馬匪建交後之東南亞局勢」。座談會由該所杭立武主任主持，應邀出席之學者專家計有：丁中江、江炳倫、朱鶴賓、何宜武、吳春熙、胡傳厚、陳明、黃仰山、黃哲真、楊建成、劉宗翰、黎世芬、蕭富美、鄧公玄、廖仲愷、朱文琳、陳紹賢、雷崧生、羅石圃、朱少先、石樂三、孫德湘、張耀秋、王建勛、譚溯澄、沈鈞傳、田博堯、張和蘊、李明璽等二十餘人。茲將當日發言要點刊載於後，以供參考。

主席致詞：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本所舉行第六十三次學術座談會，題目是「馬匪建交後之東南亞局勢」。東南亞是值得我們大家深切注意的，因為它是與我們最鄰近而關係最密切的地區。在座的各位先生對於東南亞都非常熟悉，有好幾位經常到東南亞旅行，今天更有僑務委員會劉副委員長在此地，他曾在東南亞任職，而且對各地的情形都很了解，在座還有對中菲和中泰文化交往很有貢獻的，本人在泰國住了八年，在菲律賓四年餘，對東南亞尤其感覺到有一種深切的關切。

座談會有一個討論大綱，在沒有進行之前，我想提出幾點供諸位參考：

(一)一般人認為中東還是很緊張的地區，我却認為東南亞潛伏的爆炸性比起中東更有過之，因為中東只有兩個超級強國——美國和蘇聯，但美蘇可說已經有相互了解，不會為中東的事情來掀起大戰。至於東南亞地區，美國、蘇聯、加上日本和共匪都在此角逐，因此研究國際問題的均有同樣的看法，即所謂列強角逐的重心在東南亞。

(二)在東南亞有二億五千萬人口，華人所佔的比例不小，其地並且是世界上的糧倉，其他資源亦很豐富，所以值得我們自由世界密切的注意。尤其英國工黨政府要加速從亞洲撤退，美國在亞洲駐軍也要逐漸減少。在此情形下，我們覺得美國不但不能撤退，而且針對需要，特別是在匪蘇加緊角逐東南亞之際，應該加重美國對此地區的責任感。假如美國能更積極

的注意並給予協助，方能挽救東南亞的危機。

(三) 東南亞許多國家都各有其國內的若干問題，我們拿馬來西亞講，國內最大的問題為種族間歧見及資源的出路，如橡膠及錫均為馬匪貿易的重要項目。但是我們認為任何國內的問題絕非對匪共的姑息政策所能解決，相反的愈姑息愈會帶來更大的問題。

(四) 緬甸與印度為承認共匪最早的國家，然受害亦最深。印尼亦曾深受其顛覆之危害，因此印尼目前對與匪復交非常謹慎。這許多經驗應該為東南亞國家的重要參考。

(五) 大家都知道共匪是採分化和各個擊破的政策，現在我們要呼籲東南亞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協應該加強團結。泰國和馬來西亞有關於泰南四省回教徒的糾紛，菲律賓與回教的馬來西亞亦有糾紛，這許多糾紛應該趕快的疏解，無論如何不要讓次要的問題引起相互的不和甚至交惡。相反的，我們殷切的希望東南亞國家要互相了解和團結合作。

(六) 我國朝野對目前東南亞的危機，一方面要正視情勢的發展，一面要積極籌謀應付的對策。

(七) 東南亞這些國家應該瞭解中華民國對其安全的密切關係，菲律賓固然仍要依靠美國的協防，但是中華民國對其安全亦非常重要，他們應重視中華民國的友誼和關係。

(八) 我們要喚起自由國家注意大陸是不安定的，而且這種不安定是會繼續的，在毛澤東身後更要引起嚴重的問題。比較明智的辦法是注視大陸的變化，不要隨便與其「建交」。

(九) 泰王蒲美蓬和菲律賓總統馬可仕對於毛共陰謀有很深的瞭解。李光耀總理對於匪的本質尤其瞭如指掌，所以他最近到倫敦去，並在新加坡召集一項會議。在馬來西亞承認匪共之前，他就決定召集這會議，並由新加坡大陸問題研究機構和倫敦的機構聯合舉行。他們討論所得的許多結論，報紙多少已有記載。我們相信新加坡對於馬來西亞承認共匪之後如何自處，必已成竹在胸。

(十) 我們要喚起東南亞國家，尤其是東協國家注意，中立只是一種幻想。拿空虛和幻想做基礎是非常危險的，特別是以此來替代與美國的關係。

今天藉這個座談會，我們願意呼籲美國對東南亞增強注意，我們中華民國朝野要加緊籌謀應付東南亞的危機，也是希望東南亞國家重視中華民國對他們的友誼和安全的密切關係。

支持叛亂組織乃爲最後目的

(一) 共匪對於與馬建交的意圖

① 匪自一九六五年在印尼顛覆失敗後，等於被逐出了東南亞，多年來它當然想重回東南亞，特別是它以第三世界領袖自居，而對於亞洲最長的半島和太平洋上重要島嶼國家沒有外交關係，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② 英法已退出了東南亞，美國也正在退出，蘇俄尚無法能進入東南亞，日本也有它制命的缺點，當東南亞的大國力量將要出現真空時，共匪認爲這是最好的機會乘虛而入。

③ 如果對馬建交造成了良好的模式，則泰菲會受影響而跟進，新加坡和

印尼也終將和匪建交，這樣一來，整個東南亞就落入了共匪的勢力範圍。的國家發生正式國交關係後必然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④ 這個地區是華僑集中的地區，爲數一千五百萬的華僑在共匪和這地區

的關係隔斷孤立我對外關係，特別是把我們和華僑有衆多地區的國家的關係隔斷

⑤ 在此一地區抵制蘇俄的影響，增加自己的影響。

(二) 大馬與匪建交的意圖

① 自從尼克森主義倡行以來，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力量逐漸退出後，東

南亞國家以大馬爲首組成了東南亞國協，希望這些國家能以中立化姿態，求得在美、俄、毛微妙的三角關係中自保。拉薩克所倡議的中立化內容，是在東南亞建立一個和平、自由、中立而不受大國政治與軍事干預的地區。以泰

、新、菲、印尼和馬來西亞爲核心，進一步爭取高棉、寮國、南越、北越、

緬甸加入使之成爲十國中立。中立的地位不是依賴自己的力量，而是依賴美

俄毛三方面的保證，既然如此，就必需要直接和這三方面直接打交道，關係

正常化是第一步。

② 東南亞國家和共匪建交有顧慮，印尼事件餘悸猶存，特別是泰國和馬

國內部尚有毛共所支持的武裝叛變份子。這次馬匪公報中第二條就是強調：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只能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選擇和決定。任何外國的侵略、干涉、控制、顛覆都是不能允許。馬國認爲這項是共匪的承諾，承諾不干涉馬國內政，不支持馬國叛徒。所以如果共匪真能遵守這個諾言，則可以做爲一個模式讓東南亞其他國家跟進，這樣馬國就自然而然成爲東南亞的領導國家。

③ 同樣的情況適用於華僑，馬國有四百萬華僑，是華僑最多的一個國家，馬匪建交公報中不承認雙重國籍，任何華僑都只能選擇一種國籍，共匪強調要所有保留中國籍的華僑遵守馬國法律，尊重當地人民風俗習慣，與當地人和諧相處。所以如果馬匪之間對於華僑問題有一個良好的模式，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會循此而進的。

(三) 其他東南亞國家是否會跟進

① 東南亞國協並不是一個堅強而步調一致的國際組織，它們各有其背景，各有其打算，同時相互之間也有其矛盾，所以在這個重大問題上個別的利益會高於國協的利益。

② 國協五個國家中，除了馬國，泰菲跟進的可能性大於新加坡和印尼，可是決非目前，馬國已經和匪建交搶了第一，所以它們寧願等待看這個建交的後果，而這個後果又不是短時期能够看到的。

③ 馬泰最近因泰境回教徒鬧獨立事而有了爭執，馬菲之間亦有類似情況，馬新完全不合作，馬印亦有矛盾，所以拉薩克想領導東南亞國協完全不可能，它們更有一種心理讓馬國先試一試。

(四) 可能的變化

① 匪共對東南亞和對其他世界一樣，外交上是兩面策略，一面與這些國家的政府講友好合作，一面暗中支持這些國家內的叛亂組織。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拉薩克抵北平受到熱烈歡迎時，歡迎標語中就有一個是：「堅決支持馬來西亞人民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鬥爭。」這句話可以適用於馬國政府，也可以適用於叛亂組織。

② 共匪在東南亞外交成敗的關鍵在於它是否澈底放棄顛覆，放棄支持叛亂組織，這是印尼事件所留下的記錄，如果它真的能讓東南亞國家相信它不搞顛覆叛亂，不支持當地共黨，真的和東南亞國家友好，則東南亞國家是會

跟進的。

(3) 可是顛覆和支持叛亂是共黨的特性和特色，它如果不搞這些就不是它的真面目，縱使偽裝得友好，狐狸尾巴還是會露出來的。

何宜武先生：

(二) 蘇俄的策略 蘇俄目前對亞太地區主要戰略，在倡議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對共匪進行全面圍堵，並以其在北越之優勢地位，企圖逐漸控制東南亞各國，且深感美日匪三者關係日趨親密可能成爲反蘇力量，主張航行六甲海峽國際水道自由通行船舶及有意建立由印度緬甸寮國而至北越之安全通道，爭取泰非其他東南亞國家，構成對共匪南翼之政治及軍事包圍圈。

東南亞菲泰印新等四國似無立即與匪建交可能

一、美蘇匪對東南亞之策略及其關係

自我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美國尼克森總統的訪匪訪俄，使敵友之態勢混淆不清，更因實行尼克森主義，分批撤出其在亞太地區的駐軍，使這一地區的國家頓失依賴的重心，因而先後有日本澳紐等國與共匪建立外交關係，有南北韓的統一談判，有南北越及寮國的和談停火協定，有馬菲泰等國的與匪接觸，進而馬匪建立外交關係，使這一地區原有的堅強反共陣容幾瀕瓦解。東南亞公約組織，原爲保障東南亞安全而設立，惟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六日該組織宣布，減少軍事功能後，使這一地區欲藉此一象徵性的美國武力以求安全頓失憑藉。又由於世界能源問題發生嚴重恐慌，共匪乘機以石油作爲經濟統戰工具，向日本菲泰及香港出售石油，分化反共力量，使此一地區益陷紛亂。謹將此一地區美匪俄之策略分述如次：

(一) 美國的策略 美國自尼克森總統提倡以談判代替對抗新外交政策後，其亞洲政策亦隨之改變，首先鑑於越戰泥足深陷，採取越戰越南化計劃，一面積極訓練越南軍隊，使之代替美軍作戰任務，一面致力自越撤軍；繼之有關島聲明，表示美國將繼續遵守對亞洲國家所有條約和承諾，同時並提供軍經援助，支持亞洲防禦，但不提供部隊，所需人才亞洲國家本身負責。三年來美國雖已由越南撤退其全部駐軍，並自泰高寮菲韓將其駐軍部份撤退，但對亞洲安全與防禦，仍是非常關注，且一再聲明美國對亞洲國家繼續遵守條約義務，並正式宣佈美國決不自亞洲撤退，一方面培植日本勢力及利用匪蘇在東南亞地區之衝突，形成勢力均衡藉以維持和平。

二、東南亞國家中立化運動與其對匪動向

自尼克森主義實行之後，東南亞小國均覺不能賴美國以求生存，不得不另謀自立自存之道，乃由馬來西亞總理敦拉薩發起組織東南亞國家協會，發表宣言強調東南亞地區先求安內後求美蘇及共匪之諒解，保證各國之獨立與和平，且因東協五國內部深受共黨威脅，欲藉中立政策以阻止匪俄對各國內部共黨叛亂份子之支持，因此幻想與共匪維持友好關係促其保證五國之獨立，但實際上今日世界根本不可能有中間路線的存在，尼赫魯、蘇卡諾、施亞努都未得到好的下場，而所謂中立或不結盟，均爲共黨國家的御用工具。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曾經保證越南三邦之和平中立，然迄未能避免戰禍，如認爲遭受共黨侵略之國家，乃由於未能遵守中立之外交政策，則緬甸和施亞努時代之高棉及傅瑪之永珍政府，均屬左右兼顧而亦難免於共黨國際武裝侵略，可見東南亞之禍亂非空言中立化所能避免。且東南亞各國由於地理歷史各種因素，政治立場不同，安危程度亦有差別，在基本上求其絕對一致中立

，勢不可能，欲獲得強權國家的承認保證，更無異緣木求魚，目前東南亞各國不斷受到共黨的滋擾，侈言中立，開門揖盜，最後必收惡果。茲將各國對共匪的動向擇要分述如次：

(一) 菲國之動向：菲國自一九七二年九月馬可仕總統實施戒嚴，採取軍事統治，一面實施改革計劃頗具成效。近年來與匪俄頻有接觸，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匪貿易代表團訪菲，除表示匪願對菲提供石油外，並就雙方貿易進行磋商，據傳匪貿易代表團表示，願以十萬噸石油售予菲國。一九七四年三月菲派遣駐美大使羅穆亞爾德為團長，籃球協會主席普亞特率領籃球隊前往匪區訪問，最近有馬可仕總統將赴大陸之說，但馬可仕總統因虎克黨之猖獗，對承認共匪深感顧慮。

(二) 泰國的動向：泰國自桑雅主政後，希望制訂一部公正的憲法，實施一次公平的大選，實為一過渡性之政府。近年與匪接觸頻仍，有貿易代表團及乒乓隊之相互訪問，據說匪駐聯合國代表黃華曾向泰駐聯合國代表表示，只要泰國修改反共條例，匪不介意泰與我國保持外交關係。一九七四年二月，泰國國防部長他威以泰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身份，率領一個十四人組成的代表團訪問北平，據其返泰表示，共匪急欲與泰建交，並同意將以七萬五千噸柴油售與泰國。三月廿日，泰國內閣通過廢除禁止與匪貿易的第五十三號法令，惟提交國會討論時，均以茲事體大予以擱置。桑雅新內閣成立後，六月七日向議會發表施政方針，桑雅指出政府破獲共黨陰謀在外力支持下圖利用國內工人農民作工具推翻現政府，因此平息數月的工潮又呈惡化，此對叫囂要廢除第五十三號法令、加速與匪建交，不啻當頭一棒。

(三) 印尼的動向：印尼自蘇哈托總統執政以來，由於記取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共匪發動政變之陰謀，乃於一九六七年宣佈與匪中止外交關係，迄未改變立場。惟近年由於國際局勢激盪，情勢已有變化，一九七三年二月，馬立克外長表示，在最近將來印尼不考慮採取使匪印關係正常化之任何步驟，因印尼政府對共匪庇護印尼共黨以及共匪對華僑進行滲透無法忍受。一九七三年三月，蘇哈托總統在人民協商會議表示，共匪如不攻擊印尼政府和干涉內政，印尼與中共的復交談判才能進行。足見印尼對匪仍是深具戒心。

(四) 新加坡的動向：新加坡於一九六五年八月脫離馬來亞而獨立，在李光耀總理的領導下，標榜中立外交，近年來政治安定、經濟繁榮，為東南亞之

冠。李總理對共匪滲透認識頗深，曾強調與匪貿易「只准貨來，不准人來」，對匪的文化滲透亦非常嚴密。

依據以上分析，東南亞其他國家似無立即與匪建交之可能。

三、我應有之對策

(一) 馬來西亞已與共匪建立了外交關係，這在當前國際姑息逆流中可以想像得到的事，但是逆流終究是短暫的，與匪建交的國家於吃虧上當之後，必然會幡然悔悟，馬來西亞警察總監的被殺，就是一例。同時匪偽政權正在加速自潰，只要我們在逆流環境中能莊敬自強，將來的情勢演變，一定對我們有利的。

(二) 拉薩克的承認共匪，有替東南亞國協五國探路的作用，雖然其他國家各有不同的環境，不會很快步其後塵。我們目前不僅要加強與菲泰兩國的工作，尤其是促進雙方經濟貿易文化的關係，同時必須加強對整個東南亞各國的關係。

(三) 東南亞華僑衆多，將接近一千六百萬人，馬匪聯合公報中，採取不承認雙重國籍的立場，這與我們的一貫立場正相矛盾。但是東南亞國家對華僑的雙重國籍都有反感，因為這牽連到歸化華僑對於僑居國的效忠問題，今後我們對東南亞的僑務工作，必須加強。因為共匪是階級主義者，不是民族主義者，所以當北越迫害華僑時，共匪是站在北越政權方面幫助他們對華僑進行迫害。但是在東南亞各國共產革命條件還沒有成熟時，共匪則先要利用華僑，因為華僑的大多數基本上都是反共的，共匪與其建交後，華僑社會必將有進一步的分化，若干華僑被匪利用進行各種不利於僑居國和不利於我們的活動，共匪不僅要在外交上孤立我們，同時也想在華僑社會中孤立我們，華僑經過受騙過程後，一定會紛紛悔悟，只要我們站穩民族立場，自由立場，共匪是不能夠奪去華僑的。

朱鶴賓先生：

匪對泰菲笑臉攻勢勢必加強

我應多加注意揭破共匪陰謀

匪馬「建交」之後，共匪仍將採行兩面政策：一面公開地與馬來西亞加強其經濟、文化乃至政治外交各方面的交往；一面祕密地對馬共繼續積極支助，且不放過任何機會，向馬來西亞進行滲透顛覆的陰謀。這是共匪對東南亞國家的基本政策，不管它表面上怎樣花言巧語說得動聽，骨子裏決不可能改變的。但是共匪與馬來西亞「建交」，其目的是企圖與這一地區的所有自由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妄圖從外交上孤立我們，進而縮緊我們在國際社會上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活動，減少海外華僑對自由祖國的向心。從這一角度着眼，那麼共匪與馬國「建交」，將是它圖與其他東南亞自由國家「建交」的起點，「建交」後共匪對馬國的態度與作為，將是它對其他東南亞國家的「示範」。也可說共匪在東南亞的近期陰謀目標，是在騙取和自由國家「建交」，在這一要求下也許短期內共匪對馬共的支援會更謹慎些。儘管共匪對馬來西亞的陰謀，不可能因「建交」而減低其狠毒，但短期內其笑臉必更表現得親密可愛。剛才有人提到一九六五年共匪在印尼策動政變的事，以共匪今天的的需求看，短期內它在馬來西亞不會主動地去搞一次血淋淋的軍事政變的之機的危險信號。

東南亞國家協會五國，對於與匪「建交」問題，事前曾多次交換意見，結果基於各國的內外處境不一，顯然無法採取一致的態度與步調。馬來西亞急於要與共匪「建交」，也許不為新加坡與印尼兩國所贊同，但馬國幾經考慮之後，既仍然決定要與匪「建交」，那麼讓馬國去試試共匪的政策是否真正有所轉變，也許正是東協其他四國普遍存在的心理，這就是予共匪以可乘之機的危險信號。

分別說，印尼因一九六五年的政變血的教訓記憶猶新，要說近期內一反過去所為斷然與匪恢復「邦交」，一時實難想像。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對共匪陰謀瞭解甚為深刻，對於馬國與匪「建交」問題，在倫敦在東南亞都曾表示其不與贊同的主張。在他當政期間似也不易與匪「建交」。目前值得注意的是泰國和菲律賓的動向。泰國共黨作亂為時已久，軍政首領對共匪的認識大多都很深刻，且早在一九五二年即已訂立了反共條例，一九五九年頒佈了禁止與中共通商之五十三號法令。但自一九六九年二月泰國舉行十年來的首次大選，接着美國對匪政策亦有顯著改變，泰國國會及新聞界即紛紛有重行檢討反共對匪政策的呼聲。前外交部長他納與乃比里在巴黎一度長談之後，立

即主張與匪接觸，密談改進雙方關係。一九七一年十月他儂發動政變，凍結憲法解散國會，強力對付親共份子，他納亦未能蟬連外交部長，但泰國與匪在體育文化貿易方面的接觸，則仍在進行，而部份政府重要官員亦以各種不同名義訪問大陸匪區。

去年十月泰國學生運動，推翻了他儂政府之後，泰國政治發生了極大變化。在此變動中過去四十年對泰國政局一直擁有強大影響力的軍人集團，今後將扮演何種角色，其內部派系消長如何，都尚在未定之天；更可注意的，泰國學生基於愛國熱忱推翻了多年的軍人統治後，其全國性學生組織，對重大政治問題不時發出主張，且受到輿論與政府的重視。青年關心國事當然是可喜的現象，但近據新聞報導，共黨潛伏份子已向學校積極滲透，桑雅總理亦公開表示共黨有於一年內推翻泰國政府的陰謀。泰國不久即將公佈憲法，接着就要舉行全國大選，在這熱烈的政治競爭時期，各種譁眾取寵的政治主張，必然紛紛而起，而學生間政的純潔行動會否受到匪謀的操縱而變質，都值得注意。因為那時所謂泰匪建交，極可能成為熱門的辯論問題，而大選產生的國會，及新成立的政府，於訂立對匪政策時，必不可避免的會受到這些言論的影響。

至於菲律賓，自一九七一年九月實施戒嚴法，並厲行各項政治革新後，正如馬可仕總統所言已建立了「一種社會、政治與經濟穩定的型態」。但在外交方面他亦強調「要擴大菲律賓在國際社會中的關係」。一年來菲國已先後和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波蘭、東德、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等東歐共黨國家和亞洲的外蒙，建立了外交關係，與蘇俄共匪的接觸也愈來愈頻繁。去年十一、二月間共匪一個規模龐大的貿易團，在菲作了十天活動後，還獲得了一項非正式的貿易協議，雙方同意貿易額多達六千五百餘萬美元。而在菲律賓政治外交領袖的嘴裏，亦不諱言要和蘇俄共匪建立外交關係。但是事實上毛派菲共新人民軍仍為菲律賓心腹之患，前年非國實施戒嚴，其最直接原因即為防止毛派新人民軍擴大武裝叛亂。當時馬可仕宣稱：「毛派新人民軍已在呂宋及民答那峨境內蔓延，甚至已滲透到菲律賓總統府及防衛機構，他們在非國境內境外都有充裕財源，能將武器、裝備甚至人員運至菲律賓海岸。」今于實施全國戒嚴為時不到兩年，一旦與共匪建立外交關係，是否會在精神上給予毛派新人民軍以莫大鼓勵，並對毛共匪謀的滲透顛覆陰謀，給予

多方便利，這是菲國當局不能不審慎考慮的。又有傳說，菲國可能要求倣效美匪方式，互設「聯絡辦事處」。固不論此種傳說的可能性如何，即以美國而論，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報告，自匪在華府設立「聯絡處」後，共匪在美地下工作人員已大幅增加，該局防範工作亦較前繁忙數倍。以非共與毛共關係之密切悠久，一旦馬尼拉容匪設立類似機構，則毛共匪諜分子之滲透顛覆陰謀，必更防不勝防，這當是非國當局所深知的。

如前所述，馬匪「建交」之後，匪對泰非兩國的笑臉攻勢勢必加強，各種方式的接觸，亦必更形頻繁。但泰國內部存在着許多嚴重問題，非國戒嚴亦祇是獲得初步安定之局，他們為求國家安全能有更鞏固的基礎，對於與匪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問題，勢必要作慎重的考慮。而在最近這一段時間，也正是我們加緊揭破共匪陰謀，加強與泰非等東南亞國家多方聯繫的最重要關頭。

黃仰山先生：

保持東南亞華僑對我向心力

應加強宗親師生商務等關係

匪馬建交，本人的淺見，認為這是世界動亂一個新景象，亮起了第一個紅燈。匪馬建交，不但是我們對中華民國與東南亞的關係，感到非常的關切，而是整個世界有識之士都同樣關切。

東南亞就地緣政治而言，是東西方的孔道，尤其是從三度空間的戰略觀點看，其人口、面積和所有資源，在世界上都佔有相當重要的份量。

因此，毛共今天對東南亞的爭取除了所謂「笑面外交」外，尚有更深一層的實質野心。毛共對歐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緩和姿態，是在其內部分崩離裂的危機中，使用一種障眼的做法。回顧日本於太平洋戰爭時，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對東南亞即有實質的野心，毛共正是走日本軍閥夢想之舊路。我們今天大家討論匪馬建交的問題，宜從今日世界紛亂的幾個基本因素上着眼。我相信各位都知道，今日世局的迷離撲朔的景象係由如下的幾個因素所導致：(1)世人對熱核子毀滅力量的恐懼。(2)民主世界和共產集團在若干

年來的 decentralization，兩個集團內部的離心現象。(3)今日美國、蘇俄與毛共之間，往返交錯的變化。(4)戰後新興國家內部權力的爭奪。(5)無論在拉丁美洲、非洲和東南亞，新興國家狹隘民族意識的衝擊。(6)祕密外交的抬頭。(7)馬基維利的權謀政治的復活。(8)戰後美俄之間政策的演變。美國在戰後第一階段，希望以聯合國來重新建立世界的新秩序，維持世界的和平。但是舊金山和約簽訂之後，蘇聯的第一顆原子弹把美國的美夢打破。第二階段推行杜勒斯的圍堵政策，美國以警察和救火隊長自居，到處救火，但是越戰和韓戰，火沒有救熄，他自己卻被捲入，於是才有現階段的季辛吉之所謂均衡政策。其實這不過是在拿破崙失敗後，奧地利首相主導的「神聖同盟」的翻版。季吉辛所謂美、俄、大歐洲、日本和毛共的五元均衡論，經不起深入的觀測。理由是大歐洲的形成仍因歐洲各國間有其微妙的矛盾，不易精誠團結，因此尚不能成爲超強之一。日本沒有資源，亦非超強。毛共內部分崩離裂，動亂不已，對實用科學的技術發展還未到程度。所以當前仍是美蘇兩極對峙的局面。季辛吉已經調整他的論調，承認實現第二個梅特涅的美夢，談何容易。

蘇俄在戰後的作法也可分爲三個階段：(1)蘇俄戰後射出第一顆原子弹，打破美國熱核打擊力的獨佔。(2)古巴危機發生，蘇俄知道其在原子弹和洲際飛彈的質量和發射裝備都尚不如美國，於是古巴危機之後將冷戰變成冷和，埋頭從事熱核武器及海軍力量的強化。(3)現階段蘇俄爲何會與尼克森和季辛吉有和解政策，即他過去十二年中，在軍事力量所存有的核子彈和其發射能力已可與美國抗衡，其海軍力量亦已可與美國比一比了。在這種情形下，現階段，即可望未來的十年到二十年中，蘇俄希望藉「和解」來吸收以美國爲主包括日本的自由世界科學設備和高度技術，來開發西伯利亞豐富的資源。在這種情形下，蘇俄目前與美玩「和解」的把戲，包藏着深遠的禍心，自由世界理宜警惕。

毛匪深知他內在自己力量的軟弱，乃思在兩大之間打開一條海洋路線。他知從日本出海此路不易通，箭頭乃指向東南亞。所以匪馬建交乃非一日之寒。在這種情形下，本人很粗淺的建議是我們要持續強化與美國的關係，使東南亞各國瞭解美國對西太平洋的集體安全仍堅持其道義責任。在討論大綱中，有一項東南亞幾個國家以後如何演變，本人論點的根據是(1)從地理形態

講，從越南、寮國、高棉、緬甸到馬來西亞，中南半島的延長，所謂黃金半島，在與大陸相連接壤的國家中，馬來西亞是其中之一。(2) 菲律賓和印尼是隔着海，就傳統戰爭而言，對其威脅仍有限。

基此，我們要注意的是泰國。菲律賓和印尼，從戰略地理着眼，容或會遲一步。

在目前這種情形，馬匪建交我們不能等閒視之，在目前的世界形態上，傳統的外交已經逐漸式微。我們的總統提出莊敬自強，我們對於國際與人際關係要加強。我們有責任將世局的演化、共黨的陰謀，向世界提出。特別是貴所在這些方面承擔着極有意義的重要任務。

關於我們最關切的華僑問題，華僑對於我們復國建國的助力甚大。我們有兩件事情：(1) 美故國務卿杜勒斯在有一次參加東南亞公約組織會議後來臺，那時是俞鴻鈞先生當行政院長。他說：我們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與中華民國海空軍聯合作戰，防制外來力量的侵犯，此一區域的安全已可確保了。你們的著眼應是如何促使東南亞華僑與當地人融合起來，幫助他們，改善他們的生活。此是杜勒斯先生的建議。(2) 尼克森先生有一次來華訪問時，曾主持東海大學奠基典禮，他強調華僑青年應該回到中華民國來，接受這個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如何保持東南亞華人對我們繼續傾心，我只提出三點意見：(1) 加強宗親的關係，(2) 加強師生的關係，(3) 加強商務的關係。

(1) 現在匪馬建交最主要的是要求當地區域性的中立化，中立化這個問題，我國應利用種種關係向外宣佈，給它一個認識，強調中立關係的虛偽和不可靠。在這個區域本有兩個區域性的組織，一個為東南亞公約組織，一個為東南亞國家協會。這兩個組織，現在都被破壞了。東南亞公約，現在已經變成不是軍事的，而完全是一個形式的組合。現在共匪千方百計來與馬來西亞「建交」，因此，把東南亞國家協會亦給搞散了。東南亞國協本無基本條約，完全是一個很鬆弛的結合，現在匪馬「建交」，把此機構打散。匪則處心積慮加以滲透顛覆，在這方面，我們中華民國認識最清楚。我們當前的對策應該運用宣傳機構如新聞局等和各方面的國際關係，多向世界各方面強調此點，我想可以使國際間知所警惕。

(2) 我們要加強取得華僑、華裔、華人的向心。例如來華求學已回到馬來西亞的學生已有六千餘人，此為很大的力量，他們自己本身和家人及親戚朋友，加起來更具有很大力量。我們在馬來西亞的華人有四百多萬，佔全人口百分之三十七以上，但與我有關係的人，老一輩的已是老成凋謝，新的人則以馬來西亞人自居，真正與我中華民國維持友好關係者，則為這些華裔學生。他們對中華民國的關係是具有非常熱忱的，今後我們要加強對華裔學生的聯絡。現在馬來西亞華裔學生在中華民國讀書的有二千一百二十六人，包括大專院校學生、技術訓練班學生和中學生。馬匪建交後不承認雙重國籍，有二十多萬華人在馬來西亞即發生國籍問題，可以說是過去印尼與匪「建交」時的情形重演，我們如何表達我們的關切和同情，此亦為當前的要務。今後對中馬雙方貿易關係也非常重要。過去貿易不多，然在國貿局代表的努力下，每年均有增加。今後如何更加強雙方貿易關係亦很重要。

(3) 加強與英屬汶萊的關係。各位知道汶萊仍未獨立，處於北婆羅洲，不久可能獨立，現有一流亡政府在外，我們如何爭取汶萊以增強對該地區的人、華僑、華裔的關係，影響所在地政府的政策，誠屬上策。

劉宗翰先生：

透過旅居各地華僑華裔 影響所在地政府的政策

今天這個問題，我有很多的感慨，在九年以來，我們與馬來西亞有領事關係，我特別要提的是主人——杭大使，其時正任駐泰大使，曾為中馬建立領事關係事到過馬來西亞好多次，與東姑拉曼先生商談，舖下很坦蕩的道路，對以後中馬領事關係的建立，貢獻甚大。曾幾何時，九年以來，現在雙方

(5) 對亞太地區其他新興國家及將要獨立的國家要努力爭取，一方面增加我們的朋友，一方面增加我們的影響力。現在有兩個最重要的即將獨立國家為：①巴布亞幾內亞，原定今年十二月一日獨立，現在可能要延後一點，此為很廣大的地區，我們有華人、華裔、華僑在那裏，據統計約有五千人，該地物產很豐富，現為澳洲的托管地。如何爭取其獨立後與我建立友好關係，對我關係很大。②葡屬帝汶，帝汶島上現一半為印尼，一半為葡屬，葡萄牙政變後，其新政權的殖民地政策改變。最近帝汶有三派人：一派主張與葡萄牙成立聯邦，一派主張獨立，一派要歸併於印尼。現在以獨立派的勢力較大，有可能很快的獨立。我們可提供技術和經濟合作以建立友好關係。我們在帝汶有一萬二千多華僑，所以關係非常重要。

黎世芬先生：

我們要為東南亞的華僑指出

不必憂慮要更團結要更反共

馬來西亞和共匪建交，看不出任何意義來。它沒有為馬來西亞解決任何問題，反倒替共匪洗淨了多少年來，一直支援陳平在馬來西亞叢林中殺人越貨的責任，而且，更便宜了共匪對未來馬來西亞內部發生的任何變亂，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人們不免要問，馬來西亞總理拉薩克為什麼要這樣做？答覆很簡單，這是一場賭博。任何賭徒不到輸光，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很不幸，拉薩克成了一個東南亞作爲賭注的大賭徒。賭博郎中看中了東南亞政治賭徒的心理，如果他不吝於先給對方一點甜頭，看來，還會吸引一兩個賭徒跟着下注。直到大家賠光了，才會悻悻然大呼上當。那時，縱然想拔出刀來，洩憤一下，祇怕也太遲了，未見得能撈得回賭本。

東南亞的國家中有些政客以為「馬、匪建交」，至少使人們能够肯定毛共不會再向東南亞用兵了。這是一種最不爭氣的看法，也是誤事最大的結論。毛共早就沒有力量南犯。布里茲涅夫對捷克的用兵，曾使得毛共心寒，而

晝夜就憂俄共陳設在外蒙和西伯利亞邊境的大兵，會一旦南下，北平政權便將土崩瓦解。碰上尼克森叫出「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口號，使得毛共不再耽憂會有一個自東南亞北上的軍事力量，與俄共構成夾攻之勢，所以，立刻示意要出「乒乓外交」的法寶，以低調來唱和「東南亞的中立化」。

拉薩克的「賭經」不是新的。尼赫魯賭過，他是第一個賭輸的。宇魯也賭過，跟着尼溫還加添一注，也輸掉了。蘇卡諾賭與最豪，下注也最大，而結果輸得最慘，迄今日，印尼人民還談「共」色變。我們不能想像出拉薩克有多少賭本，保證它可以繼續賭下去。

胡志明的夢想，不是建立一個以法屬印度支那半島爲範圍的蘇維埃共和國。他在新嘉坡從事地下活動的時候，便打下了建立一個以新嘉坡爲首都的「東南亞蘇維埃共和國」，這將是次於中國、印度的第三個「亞洲共產帝國」。這個藍圖不論毛匪澤東也好，俄共布里茲涅夫也好，都是支持它，而且矢志要爲它的實現而奮鬥的。別忘記毛共，俄共當前都儘量在大唱低調的當兒，仍然不會忘記「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神聖性。毛共的廣播一邊播「東方紅」，一邊還播列寧主義的「國際歌」。馬來西亞的政治家該聽一聽才對。

東南亞新興起的民族國家，本來就像一羣天真無邪的村姑，對着來自都市的邪惡的引誘，一時不免心動，但是，究竟沒有一個膽大的敢於上前。拉薩克突然投懷送抱，使得這條精神防線突然崩決了。政治貞操一失，互信也不見得把持得住。我們看，東南亞各民族國家間，彼此將更多事。

泰、馬邊境不止是陳平的驕擾。泰國南部四省，早就喊叫脫離泰國，歸亞捲入戰火。

新嘉坡和馬來西亞的種族糾紛，如果祇要周匪恩來一頭便解決了，難道不會有一天周匪恩來一轉頭，便死灰再燃？而且，「馬、匪建交」能够解決這一經歷半世紀之久錯綜複雜的種族糾紛嗎？

——冷靜的看法，周匪恩來是贏定了這一場賭。

海上力量。印度洋有三個出口：一是蘇彝士運河，一是南非洲頂端的好望角，其另一便是馬來西亞和印尼之間的馬六甲海峽。蘇聯早就喊出「海峽國際化」。「馬、匪建交」並不意味着東南亞不再受國際共產的威脅。布里茲涅夫想以比毛匪澤東能付出還更低的代價，輕而易舉地囊括東南亞。他才是亡命的大賭徒。而且，他還感謝周匪恩來慷慨地為他開好了路，讓他討了個大便宜。

我們怎樣？說真的，馬來西亞和共匪建交，對我國是無損絲毫的。

對華僑社會而言，祇有更有助於愛好自由和平的華僑，在以往混沌不分的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出現一個敵我判然的新境界。今後，他們的反共活動反倒不會再被狹隘的種族主義者看為妨害到他們的國家利益。馬來西亞和共匪搞外交活動，並不等於馬來西亞親共，反之，他們在內政上的反共措施將愈會加強，以抵消外交上所造成的浪潮。正如當年的印尼一樣，東南亞國家一旦看見毛匪的外交人員公開地進入他們的國土，立刻激發出一種微妙的仇怨，強化他們對共匪人員的警戒和監視。堅決反共的華僑，成了他們「敵人」的敵人，因此，他們的生活和事業，我們看不出有何不利的顧慮。

從長遠的發展看，有一種不利的情勢可能出現，兄弟認為我們應努力主動地謀求將它扭轉。東南亞國家的統治階層，多少接受了歐洲殖民國家的一些政治藝術。他們從來不喜歡自己國土裏會有一個巨大的力量形成，而與國外一個強盛的政治集團相結合。

歐洲的政治家曾想像出一個「兩個德國」的方式，來解決歐洲最令人頭痛的問題。東南亞國家的一些政治家，力不足以搞「兩個中國」運動，却從它的相反的方向，設計出一個「兩個中國都不」的方式。意即對我國和共匪都採取隔離和疏遠的方式，以使得僑居在他們國土內的華人的力量不發生任何作用，甚至消極到等於「零」的地步。更為自作聰明的想法，是將我們與共匪看為對立的兩個政治體，在兩者之中，玩弄均勢主義的手法，以謀求本身利益的鞏固。東南亞國際社會出現一種「政經分離」的說法。一些基本上反共的政治家，主張在政治上和共匪建立外交關係，在經濟和文化上，却堅決保持與我的傳統往來。這種妙想，就其對付共匪孤立我的企圖一點而言，不失為一種補救的措施，但是，相反地，也可以形成為這些立場不穩的國家甘冒大險的一種託詞。「政經分離」實際上就是這種「兩個中國都不」的更為

現實的政治藝術。老實說，這種玩火的做法，對我們和對他們都是極為不利的。我們應當喚醒他們，警告他們。這種玩火的政治藝術，強國都已經身受其痛，東南亞國家實際沒有一國有如此充足的力量來作如此重大的冒險。東南亞各國有遠見有政治理想的政治家，要在我們和共匪之間作一選擇是極為容易的事。共匪在搞所謂「批孔揚秦」，我們則一貫地「尊孔」。而在「孔子」和「秦始皇」之間作一個選擇，不是極為簡單的嗎？總有一天，他們會漸漸地覺得，國際局勢愈險惡，中國人民和東南亞各國人民血肉相連、福禍與共的關係，將會愈親密。終究，他們會發現，他們的命運竟和我們是分不開的。所以，我們在「馬、匪建交」的日子，要為東南亞的華僑和華裔兄弟們指出：

1. 不必憂慮，
2. 要更團結，
3. 要更反共；

唯有更團結、更反共，才能建立並且鞏固與東南亞各國人民間的深厚友誼。

陳明先生：

美國仍將留在東南亞地區

我應助美維護東南亞安全

在各位專家講了許多東南亞的形態之後，我想就美國對東南亞地區的從全球戰略性中的政策的立場，稍為做一個註解。

七〇年代的東南亞中立，我覺得不能與傳統國際政治的中立主義相提並論，也不能與五〇年代的所謂「不結盟政策」來相提並論。今天東南亞中立的策略，即使我們發現各國有相似的地方，他乃是取了上述兩種中的某一個似的部份，但是並非完全一樣。根據這個大原則的改變之下，我們可以看出下面幾個特殊的現象：

第一點就是剛才開始時，主席曾提到在這個地區有四個權力在均衡。所以，我覺得美軍在這個地區，如果裁減軍隊，特別是在泰國和菲律賓這方面

，不能解釋成爲美國將從東南亞撤退他們的勢力。

第二點就是美國並不把東南亞各國認爲是他們的主要結盟國。

第三點由第二點引發，只要尼克森和季辛吉還在主持美國的外交政策，那麼對該地區的美國外交政策將是一種“Coalition Diplomacy”。這種

Coalition Diplomacy有三大特點：①美國認爲在東南亞方面，與日本、毛共或蘇聯，任何一邊如果美國能獲得relative gain，此即代表對方 absolutely weak 的現象。此點，我願在此特別強調，在今天的國際政治演變之下，具有特別的意義。因此，美國願在東南亞做任何相對的gain，而不願看到毛共

、蘇聯，甚至日本在東南亞地區變成一個「絕對」的力量，看起來確是有點矛盾的政策行爲。②在這個原則下，又跟著核子兩極的準衡，如果東南亞在美國國家利益上能够被接受成爲主要的盟邦，那麼不管東南亞國家有任何困擾或問題，他們絕不會讓其盟國失敗。舉例來說，假如泰國被接受成爲美國國家利益的一個主要盟邦，則泰國無論遭遇如何的困難，美國將不會坐視泰國赤化。③在此種情勢下，我們覺得很不尋常的形態下，東南亞中立的形態變成了他儘管中立，却可獲得超強國最大的保障。此在傳統上講的中立恰好是相反的。同樣的，今天在東南亞地區，他如與美國、蘇俄或中共變成結盟國的話，居然亦能有很多的自由，做他所採取中立的行爲。按國際政治傳統形態來說，如果與任何大國結盟的話，即不該具有中立國家的自由和行爲，如果採取中立政策的話，即不該受到強國的政治或軍事保護，因爲走的是自己的路線。

在這個情形之下，我們發現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的決策者，產生一種共同的行爲。當然我們不能證明他們這種共同行爲是否因爲他們都很瞭解整個國際局勢的演變如此，或至少只是他們看出東南亞與亞洲地區的情勢是如此，而迫使他們不得不慢慢走上目前的路線。馬來西亞是一個開始，其他國家非常可能會走上類似的路線。

最後我想再補充一點。在我們的對策裏，我覺得中華民國可做一件事或擔任一種「角色」，即我們可做active mediator，這個mediator在今天不管是兩極、兩極半、多元或多極的國際政治體制之下，這個是不需要大國來擔任的，也就是不分大國或小國都可成爲mediator。我們可以在東南亞國際政治中分担這種任務。

楊建成先生：

馬來西亞搶先與匪建交

係基於內政上二點原因

我們可以從各種不同角度來觀察馬匪建交，個人願從馬國政治特質來討論馬匪建交的原因。

馬國政治特質依個人看法可從三種現象中來研究：甲、泛馬運動，乙、政黨活動，丙、共黨非法叛亂。

甲、泛馬運動Pan-Malay Movement——所謂的泛馬運動可以解釋爲：「馬來亞半島上馬來民族主義者，欲以文化、種族及宗教相同或相似的背景爲基礎，團結馬來人確保其政治優勢，以統治實力雄厚的華人」。

華人在馬來亞人口佔全人口百分之卅七，巫人佔百分之四十一，略居少數，但是在經濟範疇卻是絕對佔優勢地位。華巫所得是五比二，納稅額比是十三比一。在馬來亞廿一個二萬人以上鎮市中，有十九個鎮市華人居民超過半數。因此，馬來人內心裏非常恐懼，沒有信心來統治潛力雄厚的華人。

在一九四一年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日本人推行以馬治華政策，並且將蘇門答臘及馬來亞半島合併爲一統治區，以新加坡爲發號施令中心。一九四二年日本敗亡前夕，日本人召集印尼及馬來亞民族主義份子，在新加坡簽訂一項「獨立印尼及馬來亞聯邦」(The Independent Indonesian-Malayan Union)。日本人的這種措施，其用意是——馬來亞華人勢力太大，當地的馬來人是難憑自己的力量來駕御華人的。

從此以後，馬來亞的馬來民族主義者，就一直想方設法，擴大其領土疆界，團結鄰近的馬來民族。

這種泛馬運動必然會引起四鄰的不滿。這也是泰國、印尼、菲律賓都與

我非常同意剛才黃先生所說，美國是很重要的，過去我們總是希望美國不要不管，要大力幫助這個地區的穩定。我深信美國會留在這個地區，但是我們要更能進一步幫助美國維護這個地區的安全。

馬來西亞有疆土糾紛的根本原因。

對內而言，泛馬運動還有一種加強馬國境內馬來民族團結的作用。因爲馬國境內各州的地方主義非常強，馬來西亞由馬來聯邦、馬來土邦、英直轄殖民地，加上砂巴、砂勝越自治領各行政區結合而成。各地方上行政體系，種族習俗都有不同之處，例如一九六六年吉隆坡政府以砂勝越首席部長加隆寧不能配合中央政策而遭免職。一九七一年三月通過的修憲案中規定砂勝越與砂巴二州土著，享有與西馬巫人同等地位和特權。諸如種種都和聯繫境內土著種族對付華人有關。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馬來亞聯合邦與星加坡自治領，砂巴自治領及砂勝越自治領，合併組成馬來西亞。這就是泛馬運動具體而微的實現。其真正目的是擴大領域以平衡華人和馬來人的人口比例，使馬來人有較大空間謀求發展。爲了沖淡種族主義色彩，馬來亞願容納新加坡入大馬，新加坡爲及早獨立及將來發展，故也願加入大馬。但不到兩年，拉曼就將新加坡驅出大馬，這更證明馬來西亞的排華意味。毛共一直是附和蘇卡諾「粉碎馬來西亞」政策，認爲大馬是一種族主義政權，不予以承認。如今毛共因亟欲進入東南亞而放棄共產主義原則與大馬建交，對大馬而言，確爲一大勝利。

我們再從「五一三」種族暴動後，馬來種族主義者的極端言論中，可看出馬來人對新加坡的恐懼。他們怕新加坡這個華人國家將來發揮其影響力，使馬來西亞產生重新組合的現象，例如東馬兩州，及柔佛、馬六甲等地，華人和土著相處甚治，而華人勢力也頗強，萬一在新加坡領導下，另組聯盟聯邦，則馬來西亞就支離破碎了。因此，馬來西亞在去年主動和新加坡切斷金融股市關係，航空公司也分了家，這都是新加坡永遠不能回到馬來西亞之內的表示。

這次馬來西亞和毛共建交公報第三、四條有互相承認的條款。馬來西亞又不是一個新生國家，按常理無必要要求中共承認，祇要他承認中共就够了。但是，公報中鄭重出現了此兩項條文，依個人的看法是，馬國要用此條文正告境內華人和新加坡國：「大馬疆界已確定，不要妄圖改變疆界」。這是馬國急於首先與中共建交的理由之一。

乙、政黨活動的弱點——馬國政黨活動有三項重大弱點，第一是種族性強，在多元種族國家內，理想的政黨是中立於種族性之外，使政綱政策理性

化，不牽涉到熱烈的種族情緒以免生衝突。如加拿大法裔公民在 New Brunswick，其人口佔當地百分之卅九，但他們不自組織政黨，而參加自由黨，透過自由黨而爭取優惠法語教育等權利。在馬來西亞因立憲設計上就根本劃分了「馬來人」「非馬來人」兩種永遠不能改變的身份。不同種族是絕無可能在這種政治結構中融和成一民族。因此超種族的政黨無由產生，是故有許多馬國政黨在組織之初，都以超種族爲號召，但最後必然發展成種族性政黨。

第二、在野在朝作風差距大引起政黨內部分裂——種族性政黨其政見政綱必然染有強烈的種族情緒，如此始能喚起其種族成員支持。有種族性必有排他性。這樣衆多的種族性政黨互相排斥互相指責互相鬥爭的情況下，在社會上煽起非常火熱的種族政治風暴。政見必然是越來越偏激，越來越訴之情緒。但是，當勝利入閣的政黨首領實際掌理國是之後，他就會發現政事複雜危機四伏，要以理智妥協態度才能管理衆種族之事。但是，政黨內極端份子和黨員羣衆，很容易誤解他們首領因當權而變節，這樣使黨內產生分裂，大黨就化成小黨。例如，馬華的林蒼祐，在一九五九年因語文問題率衆脫離馬華公會另組民主聯合黨（一九五九），後再組民政黨（一九六八年四月）。在檳榔嶼州議會十四席次中佔有十六席次，出任該州首席部長。但是，因林蒼祐支持一九七一年巫統的修憲案，黨內鬧分裂。由陳志勤脫黨另組社會正義黨。民政黨於是勢力大爲削減。又例如，一九七三年巫統籌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回教黨（以前稱泛馬回教黨）應邀加入。雪蘭莪及吉打兩州回教黨首領因而求去。

第三、政黨爲資產階級所操縱，羣衆性政黨尚未發達。從二次大戰結束迄今，馬國的政黨活動全爲社會賢達所包辦。羣衆性有組織勢力（如工會）因共黨叛亂及種族職業的劃分，始終未能成長茁壯。因此，現階段的馬國政黨尙能保持溫良恭謙的紳士作風。羣衆和勞工大眾尙不能站出來說話。在這樣的差距下，馬國政治仍呈現一種飄浮感，不知一旦羣衆勢力爆發出來，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

爲解決以上三種弱點，馬國政黨政治發展出兩種解決辦法。第一、爲政黨聯盟以分配交換選票。馬國種族的地理分佈涇渭分明，選區劃分種族色彩強。馬國採單選區多數當選制，每一選區選出一名議員。因此，每逢大選，在

朝在野政黨紛紛組成各色各樣「聯盟」「陣線」，以分配交換選票。馬印巫聯盟及現階段的國民陣線最為知名。

第二、每逢大選，執政黨派為獲羣衆支持，必定主動製造煽動性政治事件，以表功勞。如一九五五年的「獨立」（麥迪加）號召，一九五九年的同教學院計劃，一九六四年成立馬來西亞（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一九六九年的華文獨立大學註冊問題及巫文國語化問題。如今在「五一三」種族衝突後，為即將來臨的大選，馬國政府以修憲案（一九六一年三月三日通過）凍結馬來人特權條款平服馬來人猜疑，以承認中共來抑制華人的情緒。所以，個人以為，此次馬國承認中共是一次大選前的轟動性事件。

丙、馬共的影響力——馬來亞共產黨在二次大戰中組織抗日軍在叢林中打遊擊，立有功勞。大戰後為合法政黨，到一九四八年英政府決定推行以政治力保護馬來人的馬來亞聯合邦計劃，馬共正式稱兵作亂。馬來亞也進入十年為期的緊急狀態。馬來亞獨立後，這支馬共潛往泰南邊區，利用馬泰邊境糾紛和矛盾苟延殘喘。到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毛共在印尼的政變失敗後，開始積極支援訓練馬共。一九七〇年後，馬共企圖結合泰南回教勢力，大量吸收回教份子，準備重返馬國伺機作亂。

一般人的印象中，馬共是純華人的武力，而且馬國官員常常把馬共和華人混為一談，以增強馬共就是華人叛亂份子組織的印象。但是，馬共也在努力洗脫種族色彩，亟力在拉攏馬來人，吸收馬來成員。一九七二年四月馬共黨代表大會中馬來人昔·馬丁當選黨總書記，陳平退居幕後。一九七四年一月份，兩股馬共分別沿着深山叢林，爬過金馬崙山地回到以前叛亂老巢利浦斯和老巴地區。在馬國警方最近破獲的馬共營地中發現馬來人的同教餚房。以及最近謀刺馬國特警首長是由一華人一馬來人兇手聯合行動的情形來看，馬共在企圖打破種族界限，想組織馬國的無產階級以「革命奪權」。

在砂勝越的共產黨稱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也是一支以華人為主的共產黨。今年初其首領文銘權向砂州首席部長拉曼·雅古巴投誠。此次投誠共黨四八二人，佔全數七〇〇人的三分之二。此舉使拉曼聲望大增，也使探對華人較寬大政策的砂勝越州政府得到鼓舞。

在此情勢下，馬國政府為了以召安及和談手段來解決馬共問題，必先自毛共取得不支援馬共的承諾，把馬共問題變成純內政問題。這樣可減緩民衆

接近馬共，迫使馬共走上和談之路。馬共的威脅就因此變成看得見的威脅，不再是潛伏性爆炸性的危機了。

我想基於上述三點內政上理由，使馬來西亞搶先與毛共建交。

江炳倫先生：

馬來西亞有發生種族暴動可能

新加坡穩定不致被毛共所滲入

馬來西亞承認毛共以後，東南亞的未來狀況如何？我們祇能做一個推測。在我來看，假如馬來西亞的情形能穩定下來，三年以內不發生變化的話，則菲律賓和泰國均可能步其後塵，承認毛共。

但從個人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認識，我認為三年之內，馬來西亞很可能再發生一次很大的種族暴動。因為馬來西亞的政治一直保護馬來亞人的特權，但事實上，其政權可以說是一種Aristocracy，貧富相當懸殊。

同樣在華人當中，貧富亦很懸殊。在思想上亦有不同，馬來西亞人中的窮人反而比較保守；反之，中國人的老一輩當權者比較保守，年輕一輩的人，左傾的相當多。加上馬來西亞的經濟（表面上看不錯）基礎不够，主要是靠橡膠、錫和椰子油，但這些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價格的變動很大。由於其經濟基礎脆弱，假如發生變化，經濟即會垮下來。

政治學有一種說法，即過去有暴動的歷史經驗的國家容易再產生暴動。以此來看，我們知道二次大戰後，馬來西亞種族暴動很多，約五、六年即發生一次。因此很可能在三年以內，因共匪在那裏，左派的華人、年輕人更為大膽，而使馬來亞人看不慣，而可能再產生衝突。如此，菲律賓和泰國可能當做一個不好的例子，即承認毛共會產生動亂，而有所警戒。

新加坡相當穩定，李光耀總理幹得不錯。它雖地小民寡，領導階層如能精誠團結，尚不致被毛共勢力所滲入。

淺見以為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的青年政治家上升得非常快，因此要拉交情要特別注意年輕人。我在一九六三到六八年時在新加坡大學教書，當

時的學生在馬來西亞現已當到司長和次長級。我們必須對年輕的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人，多下點工夫。

吳春熙先生：

加速毛共對東南亞全面插手

用以抗拒美國蘇俄兩大霸權

馬來西亞與毛共「建交」後，東協其他國家今後的外交動向以及東南亞局勢未來的演變，當必為舉世所矚目。

當前東南亞的情勢，概括而言，美蘇正傾全力於海權的爭霸和勢力範圍的重新分配，地區性的戰爭雖則一時尚難戢止，但多少已受到約束和控制。兩大霸權各自運用經濟外交，從事政治上的結納，彼此有一個共同的意圖，即是尋求東南亞的均勢和暫時的安定，用以壓制毛共對此一地區勢力的擴展。

由於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缺乏明朗和堅定的態度，隨着越戰的妥協和迅速擺脫，導致東南亞國家一時的迷惘和疑慮，對所謂「中立化計劃」的強烈要求，已不再寄存任何指望，因此幻想經由另一途徑，覓求自存之道，明知是緣木求魚，冒險而空虛，但「值得」一試，馬匪「建交」的草率，其故在此。

其後果，正加速毛共對東南亞的全面插手，施展其又聯合又鬥爭的「兩面政策」，一面重彈和平共存的謠言，加緊與東南亞國家的勾結，用以抗拒美蘇兩大霸權；另一面更縱深的在此一地區領導「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戰爭」，前者是一時的權謀，後者才是毛共終極的目標。

可預見的演變，將是東協其他國家有限度的對毛共的所謂「實質關係」的試探，由於東協各自有其內部的問題和對外關係的差異，毛共對馬來西亞輕易得手如意算盤，對東協其他國家而言，十九是錯算的。問題的關鍵仍然在於美國的世界戰略觀點是否願意看到東南亞陷入全面的動亂不可收拾，而危害世界和平。

胡傳厚先生：

馬來西亞捲入匪俄衝突漩渦

俄圖爭取印菲兩國採取報復

關於馬來西亞與共匪「建交」的意圖，以及「建交」後對東南亞局勢的影響，各位先生已經提供了很多深邃的分析和正確的看法，本人僅就討論大綱中所列「匪俄在東南亞之鬥爭」一項，簡略提出一點淺見，作為補充。

共匪亟亟於與馬來西亞「建交」，並對東南亞國家協會其他四個國家——印尼、新嘉坡、泰國、菲律賓，施展誘惑、拉攏的手段，其主要意圖，除了加強對這些國家進行滲透、顛覆等陰謀外，即是對抗蘇俄的勢力向東南亞擴展，阻止蘇俄組成以圍堵共匪為目標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

蘇俄對於共匪這項意圖，必然知道得很清楚，也必將採取報復手段。鑑於共匪在南亞地區與巴基斯坦緊密勾結，蘇俄即積極支援印度，導致印、巴戰爭，使巴基斯坦遭受慘敗，並援助印度發展核子武器，與共匪對抗的事實；共匪既已在東南亞拉攏馬來西亞，蘇俄也必然將在這一地區，選擇一、兩個適當的對象，使用軍事與經濟援助的手段，加強拉攏，以與共匪對抗。

世所週知，所謂「東南亞國家協會」，並非一個真正團結、合作的國際組織，馬來西亞與其他四國，都有深刻的矛盾。依本人推測，蘇俄在「東協」其他四個國家中，可能加強拉攏的目標，第一是印尼，第二是菲律賓。

蘇俄與印尼原有經濟援助的關係，加強拉攏非常容易；加之印尼當局對於共匪於一九六七年九月策動印尼共黨政變，遺恨猶存，更希望能憑藉蘇俄的支援，以對抗共匪的威脅。

菲律賓已與若干東歐共黨國家建交，早有與蘇俄建交的計劃；蘇俄也已向菲律賓伸出積極拉攏之手。目前祇須蘇俄願予菲律賓以適當的經濟援助，必不難達到建交的目的，並阻止菲律賓與共匪增進關係。

此外，值得我們注視的是：馬來西亞總理拉薩克與共匪簽訂「建交」協定，甫於六月二日自中國大陸返國，馬國警察總監拉曼即於七日在吉隆坡市

區被共黨暴徒暗殺斃命。這一暴行，雖可能是出於馬共的主動，意在警告馬來西亞政府：它們絕不因馬、匪「建交」而放棄它們武裝叛亂，顛覆馬國政府的陰謀；但也極可能是出於蘇俄方面的唆使，藉以破壞馬國與共匪的勾結。因為，馬、匪「建交」後，馬共為恐共匪減少援助，勢必要求蘇俄予以積極支援；蘇俄也樂於乘機插手，以奪取共匪對馬共的影響力。

馬來西亞與共匪「建交」的主要目的，不外是：一、希冀共匪停止支援馬共的武裝叛亂；二、希冀利用美、俄與共匪之間錯綜複雜的三角矛盾，實現所謂「東南亞中立化」，求取本身的安全保障。却不料由於馬國的加緊與共匪勾結，捲入了俄、匪衝突的漩渦，反將激使蘇俄在東南亞地區採取報復

主席結論：謝謝諸位先生提出的寶貴意見，現在試將各項要點歸結如下：

- (一) 東南亞的新動盪，乃導因於尼克森總統訪匪。
- (二) 匪目前正積極地騙取東南亞各國的承認。
- (三) 匪俄在東南亞地區的鬥爭，從此將格外激烈。
- (四) 匪對東南亞的基本政策未變更，但可能暫時修正其部份的做法，以資掩飾。
- (五) 大馬承認共匪主要是國內的因素，但大馬的內在問題，並不能因此而獲得解決。
- (六) 我們必須瞭解東南亞各國及其苦悶，最好能幫助他們解決若干問題。
- (七) 泰國和菲律賓並非不瞭解共匪的本質，有時其政府表面所說的與實際行動有距離，此段距離為我目前工作的時間和空間。
- (八) 東南亞國家若是僅防共而不反共，則防不勝防。
- (九) 東南亞國家應瞭解中華民國對此區域安全的貢獻和重要性。
- (十) 我應有之對策：(1) 揭發中立化的幻想，(2) 促進經濟貿易與科技的合作，(3) 多做各階層的接觸與訪問，(4) 慎用僑務政策，(5) 保持中國傳統文化在東南亞的延續，(6) 重視與東南亞各國青年政治家的聯繫與交往。
- (十一) 美國倘若不擬退出亞洲，則必須維繫東南亞，因此企望美國對東南亞更加積極。

行動，而使馬來西亞步巴基斯坦的後塵，陷於遠較過去更為不利的地位。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的是：蘇俄勢力向東南亞擴展，固然是以對抗共匪為主要目標，可是，自由亞洲，以至整個自由世界，也都將蒙受不利的影響。因此，我們不得不一方面呼籲東南亞所有自由國家：切實認清蘇俄與共匪都是一丘之貉，絕勿存「聯匪制俄」或「聯俄制匪」的妄念，自貽伊戚；唯有彼此增進團結合作，加強反共鬥爭，才能真正獲得本身安全的有效保障。

同時，更希望美國在東南亞以至整個亞洲，採取更明確的反共立場，和更積極的支援反共友邦的行動，藉以挽救自由亞洲，尤其東南亞地區，成爲俄、匪鬥爭「競技場」的危機。